

豫
捻
大
帅

尚景熙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陈
大
善

2672

豫捻大帅陈大喜

尚景熙 著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陈大喜是太平天国时期河南捻军的著名首领，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后期，影响尤大。他的卓著功勋和事迹，至今尚在豫南人民中存有口碑。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叙述和评介了他战斗的一生，在充分利用旧有史料的基础上，又从民间发掘出不少新鲜史料，丰富了陈大喜及捻军的研究内容。行文生动流畅，可供各层次读者阅读。

豫 捻 大 帅——陈 大 喜

尚 景 熙 著

责任编辑 范 炯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汝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18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48—0334—9/K·65 定价：2.50元

前 言

搜集、整理和研究捻军史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上农民起义的重要课题。曾有江地同志的《捻军史论丛》问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捻军发展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把握。但是，我们认为，在捻军史的研究中，应该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从矛盾的特殊性中概括出普遍的规律。陈大喜领导的河南捻军起义，与皖捻、鲁捻、楚捻既有其共同性，但是在起义经过、军事组织，斗争形式等方面也有其特殊性，所以，研究陈大喜是研究捻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大喜（1829——1866）河南省汝宁府汝阳县（河南汝南县）平輿街陈家村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参加捻党活动，咸丰十年（1860）在平輿街举行捻军起义。接着，转战豫、鄂、皖、鲁等省，多次大败清军。同治五年（1866）作战负伤，逝世。从事反清活动共计二十年。陈大喜领导的捻军，被清朝官府称为“豫捻”，①即河南捻军。本书就是根据陈大喜领导的河南捻军史料及当地口碑写出的。由于陈大喜领导的捻军起义有其特殊性，在正文之前有必要就其有关问题加以阐述。

一、陈大喜捻军起义的社会根源

陈大喜捻军起义的基地是以汝宁府为中心的豫南一带。另从清朝官府称陈大喜为“颍亳捻首”，②可知与河南毗邻

的安徽西境亦其义军活动区域。这一带，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吕臣起兵新阳，“为苍头军”，

“攻陈下之”，③ 新阳故城在今河南正阳西南，与汝南、平舆毗连。东汉末年，汝南爆发黄巾军起义，败汝南“太守赵谦于召陵”。④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于颍州（安徽阜阳市），挥军西上，攻占息州（河南息县）、光州（河南潢川县）及汝宁府城；翌年，拥立韩林儿为皇帝，都亳州（安徽亳州市）。从此可以看到，在陈、亳、颍等军起义的豫南及颍亳一带，有着反对封建统治的悠久传统。

清朝统治时期，豫南和皖北的劳苦人民的反抗斗争频仍，官府诬之曰“民俗强悍”。⑤ 清朝中叶以后，这一带连年灾荒，加之统治阶级对劳苦人民压迫剥削沉重，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的反抗。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水异常，禾屋损毁殆尽。河决中牟。河水流至上蔡东境，居民登高阜避之”。⑥ 嘉庆十八年（1813），豫南“岁大饥，道殣相望”。⑦ 咸丰三年（1853），确山等县“大饥，民起为盗。”⑧ 咸丰七年（1857）秋，汝阳、正阳等县“蝗蝻繁生，如蜂而来，过城越池，村屋沟路，接连不绝。九月，又过飞蝗，遮天盖地，禾稼尽为所食。”⑨ 在灾荒叠生的情况下，地主还要向佃农剥削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七的产量，加上官府赋税苛重，遂使劳苦人民铤而走险。《清仁宗圣训》卷九九谓：“豫省界连湖北之处，有红胡子，白撞手；其与安徽、山东接壤处，又有拔刀会名目。”⑩ 《金甌七墨》卷四说：“惟安徽之庐、凤、颍、亳，河南之南、汝、光、陈，向有白莲教遗党，劫掠最横，以朱染须，号曰红胡匪”。白撞手，即地无一垅，房无一间之意；拔刀，即

每人拿一把刀之意。红胡子即白莲教遇党，与白撞子、挟刀会一样皆是无法营生的贫苦人民的自发组织。之外，在皖西豫东一带还有被清朝官府裁撤的乡勇和“盐梟”，对抗官府，抢劫富有。方玉润在《星烈日记汇要》中说：嘉庆年间，“楚川教匪滋扰，在处招募乡勇。其时颍、汝岁歉，应募者众。数年，教匪底定，乡勇归籍。若辈久历戎行，……既归，不屑生业，……日则市场横恣，夜则乡村行窃”。盐梟，即贩运私盐的“挺刃各持，昼夜南行”的武装群众，“安省之颍、亳，豫省之汝、光一带”，①最为盛行。根据以上情况可见，清朝后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官府劣绅残酷的剥削与朝廷政治措施的不妥等种种原因，是酿成贫穷人民武装反抗的主要根源。而由贫苦农民、白莲教徒、被裁乡勇及盐梟进行的武装对抗，则是捻党诞生及捻军起义的前奏。

二、政治斗争目标与其战略战术建树

陈大喜领导的捻军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与安徽捻军影响下爆发的，因此，在平舆街举行起义时，即称“依附洪杨军”。②这说明它既非历史上常见的饥民肇事，也非如安徽捻党运动中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奉行太平天国宗旨：要求一切平等，共反清妖。按照这一政治斗争目标，他们抗击清军，打击官府豪绅，扶危济贫，代表了广大劳苦人民的利益。因此，所至之处，劳苦人民“揭竿相应”，③甚至得到了“头裹黄巾跪迎道左”④的热烈拥护。尤其是同治三年（1864），捻军在豫南整编后，从重振太平天国大业出发，陈大喜部进一步增强了反清的斗争意志。

陈大喜的政治目标与军事行动是统一的，即以政治目标作为军事斗争目的，又以军事斗争来实现这一政治目标。

正因为陈大喜在军事斗争中有其政治斗争目标，并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因之，在战略战术方面颇多建树。陈大喜的战略战术是在军事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摸索形成的。平舆街起义之初，陈大喜采取的是对城市进行攻坚和以寨圩为单位抗击清军的作战方式。如对汝宁府城、信阳州城、正阳、息县、新蔡等县城都曾进行围城攻打，均未奏效。以寨圩为单位抗击清兵的王霍寨、王寨、曹寨等战斗，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清军兵力雄厚，装配优良，并得到统一指挥。这样打下去，捻军的寨圩只会被清军一个个地吃掉，决无幸存可能。陈大喜敏锐地看清了这一趋势，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战略上，他与太平军及安徽捻军联合作战，并且变以寨圩为单位的作战方式为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兵团作战。这一措施开始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当时，苗沛霖部由皖入豫，陈大喜抽调各股捻军组成兵团，与之挺进豫南。接着，与扶王陈德才所部太平军及张宗禹所部安徽捻军挺进豫西，再与陈德才所部太平军围攻南阳，深入湖北。到了同治三年（1864）的霸山之战时，陈大喜捻军已经发展成“约众十余万”^⑤的强大兵团。战术方面，陈大喜变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为避实击虚的运动战。尤其是在陈寨失陷后，陈大喜选择地形复杂敌军力量薄弱的桐柏山区与大别山区作为根据地，时而进入鄂境，时而返回豫南；时而牵着敌人疾走，时而引着敌人盘旋，创造有利战机，沉重打击敌人。如固县镇之战、麻城之战、蕲水之战、方寨之战，霸山之战，都是运用这种战术取得重大胜利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陈大喜采取避实击虚运动战术的时候，长江南北的太平军与淮北一带的捻军都还在执行固定战

线的阵地战。如陈玉成在庐州的抗清战斗，张乐行与马融和围攻颍州的战斗，无不如此。尤其是后来张乐行在雉河集一带进行保卫战时，仍以寨圩为单位抗击清军，结果惨遭失败。就是当时远在西北的陈德才所部太平军，原则上采取的也是固定战线的阵地战。因此说，陈大喜采取的避实击虚的运动战术，从当时的革命阵营说确为一大建树。捻军后期易步为骑，进行流动作战，也是在陈大喜捻军运动战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

三、团结抗清力量与对捻军占领区的管理

陈大喜具有广泛团结抗清力量的能力。从很多事实表明，他为人宽宏大度，长于待人。在他统帅的捻军成分中，不但有劳苦农民，手工业者，而且有知识分子，开明乡绅，低级军官，白莲教徒、溃兵、盐枭等。如袁安愚为贡生，杨方衡为廪生，陈会如为塾馆教师，王有声为地方豪富，霍光玉为白莲教徒，王八火神为杀人放火的强盗。陈大喜能把这样一批职业不同、素质不同，习性不同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进行抗清，不能不说是他的领导能力所致。安徽的程二老坎捻军及豫东的陈老扬捻军，起义时间均早于陈大喜，但后来均接受了陈大喜领导；黑旗军领袖宋景诗，太平天国的魏王李蕴泰，本为叱咤风云的义军雄帅，但亦愿归附陈大喜。由此可见陈大喜确有驾驭群雄的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野心家、阴谋家苗沛霖的争取。苗沛霖本为淮河两岸的团练头子，他时而“归顺”清朝皇帝，时而“依附”太平天国，企图利用两大政治力量的间隙独霸两淮；他曾以奸计诱捕英王陈玉成囚献清廷，使革命阵营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象这样的反复无常的民贼，本为陈大喜深恶痛绝。但

是，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极需团结各个方面的抗清力量。因此，当苗沛霖于同治二年（1863）再次打出反清旗帜时，陈大喜立即从湖北赶至淮北，劝说他与太平天国联合抗清，之后，“率苗党三千”^⑥出走河南。于此足见陈大喜的宽阔胸怀和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忠贞。

陈大喜从多方面团结抗清力量是应该肯定的，他对捻军占领区的管理也应该说是符合民意的。由于战争频繁、清军对捻军占领区不时侵入，陈大喜对捻军占领区的管理还仅限于一般措施。他在摧垮清朝地方政权机构、严惩地主豪绅之后，实行了以寨圩为单位的的管理措施。这从《能静居日记选钞》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该书在记载陈大喜捻军时说：“近岁汝宁始有陈大喜一股”，“其在本境皆筑围安处，每至春秋二季天气暖和之际，即便出掠。出兵谓之装旗，掠粮谓之打捎”。^⑦“围”，即寨圩。从“筑围安处”四字可知，寨内的人们和各寨之间，相处得异常和睦。他们在出兵打仗时，先由各寨作好武装准备，叫“装旗”，然后集中外出，向官府、地主老财进攻，叫“打捎”。

在捻军出外打仗的时候，捻区生产也搞得很好。同治元年（1862）冬，汝阳、正阳一带捻军占领区被清军攻占，汝宁府知府刘成忠到捻区视察后，在写给团练大臣毛昶熙的禀折中说：“出城二十里之内，田野荒芜，村舍荡尽，惟见断垣数百堵，矗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已。二十里之外，渐入贼境，城市篱落，依然如昨。”又说：“由二十里外至四十里，种麦者十居五六，四十里至六十里，种麦者十居八九，车马所经，两旁田中隐隐皆有青意。”^⑧很显然，上文所说的“二十里之内”，是清军占领区；“二十里之外”的

所谓“贼境”，是捻军占领区。一为“田野荒芜”，一为“种麦者十居八九”，“两旁田中隐隐皆有青意”，可见捻区和清军占领区的生产迥然不同。尤其“城市篱落，依然如昨”，显然是一派太平景象。

四、在抗清战争中的作用与对反动势力的打击。

陈大喜领导的捻军起义爆发在太平天国运动与安徽捻军的后期，距安徽捻军最后失败仅三年，距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仅四年。当时河南捻军亦正处于低潮。陈大喜以平舆街为据点领导豫南捻军起义，打遍了河南三分之二的地区，驰骋豫、鄂、皖数省，其斗争特殊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一）使河南捻军起义火焰复燃，并且有了统一领导：在平舆街捻军起义前，豫东永城一带的捻军有的已经失败，有的随安徽捻军在淮南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以萧况、陈太安为领导的角子山起义的捻军，虽然曾经转战豫西、陕南，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政权，但是，也已于咸丰九年（1859）失败。其他虽有小股捻军，但均三、五百人成群，聚散无时，所起作用不大，所以说当时的河南捻军起义正值低潮。陈大喜在平舆街领导捻军起义后，很快“号称数万”，①东“达沈、项、新蔡”，“南至正、确、信、罗”，捻军“各踞一寨，互为声援”。②这样，就使河南捻军起义的火焰熊熊燃烧。之外，应该提出的是，陈大喜领导捻军起义，使河南捻军有了统一领导。《豫军纪略》卷四谓：正阳、确山、沈丘、项城、息县、新蔡及安徽境的姜寨等捻军，“沿村派粮”，“围攻城垣”、“皆陈大喜、秦宣所煽结”。③从“煽结”二字，可以看到陈大喜号令所及。咸丰八年（1858），角子山捻军失败后，余部刘象功，王五汤“树旗唐（县）、

泌（阳）”，^② 陈大喜捻军多次来往南阳盆地，曾派人联络，刘、王当亦向陈大喜靠拢。到了同治年间，活动在豫东永城、夏邑一带的陈老扬捻军及安徽的程二老坎、王廷干捻军，湖北的林振山捻军，亦均接受陈大喜领导。这样，陈大喜不但成了河南捻军的领袖，而且成了皖西与湖北捻军的领袖。只是由于这支捻军以河南捻军为主体，清朝官府仍称之为“豫捻”。

（二）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和安徽捻军的反清战争。在陈大喜领导捻军起义之时，江淮之间的清军以其优势兵力正向太平军及捻军步步紧逼，太平军与安徽捻军已处于劣势。接着，安庆陷落，英王陈玉成退守庐州，张乐行带领安徽捻军退回淮北。根据形势发展，太平军与安徽捻军必须保卫皖北，经营河南与西北。在这方面，陈大喜作出了有力的配合。首先，陈大喜捻军成为安徽捻军西面的屏障。河南豫军在清军中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但是，由于陈大喜捻军的牵制，却未能踏入安徽省界。如同治二年雒河集大会战的前夕，河南巡抚张之万指挥豫军云集新蔡，并且跨过洪河布阵安徽西界，目的是要把陈大喜捻军压缩至安徽境内，与安徽捻军一并围歼。但是，陈大喜联合张宗禹大败张曜、余际昌等部，矛头向西，直指汝宁府城，使张曜等不得不从安徽省界西撤，回救汝宁。其二，为陈德才统帅的太平军经营西北提供了有利条件。太平军经营西北，必须道经豫南。这一带东起新蔡，西至泌阳，均为陈大喜捻军势力范围，因之，同治元年（1862），陈德才统率太平军西征，从新蔡进军南阳盆地，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在反清过程中，由于陈大喜在桐柏山区与大别山区建立了两个根据地，所以陈德才统帅的太平

军转战鄂北、豫南，都是在陈大喜的密切配合下以这两个根据地作基地展开战斗的。其三，全力援助陈德才统帅的西北太平军，使之多次取得重大胜利。从《豫军纪略》卷五“侦知老巢剿贼，悉从大喜出，守贼无多”，可知陈大喜对平舆街一带捻军抽调之多。在陈大喜捻军的配合下，同治元年（1862）七月，太平军围攻南阳；同年闰八月克随州，取应城，破孝感，取得重大胜利。同治三年，大喜军与陈德才的西北太平军联师进援天京，沿途击破清军重重阻击，直抵英山。接着，又在皖西、鄂东的清军围“剿”中，与西北太平军并肩抗击清军。

（三）打击和歼灭了清军的许多有生力量，摧毁了清朝不少地方政权。

陈大喜捻军转战数省，历时七年，几乎每天都在与清军战斗。单以大战计，即不下十余仗。在这些战斗中，斩将杀卒，不计其数。如方寨之战，歼灭了余际昌“昌胜五营”，斩清将三十九员；平舆街之战，全歼张曜所部清军，使之仅剩卫士二人。清朝官府对清军与捻军作战，往往是以败报胜，对死伤的数字或隐讳不谈，或尽量缩小。但是，根据这些隐讳之后又缩小的数字统计，陈大喜杀死总兵以下清军将领即有八十一员，杀死杀伤清军及地方团练难以数计。在多次战斗后，清朝均谓清军“伤亡略尽”，^②谓捻军则是“势极披猖”，^③

陈大喜捻军对清朝的地方政权的打击也是沉重的。陈大喜虽然不以取城掠地为要，但是，在作战过程中，亦破一州六县，清朝官吏被杀甚多。尤应指出的是，在陈大喜捻军的进攻下，豫南及颍亳一带县城，“二十里外”即非清朝政府所

辖。捻军占领交通要道和重要集镇，致使清朝官府“文报梗塞”，^⑤政权陷于瘫痪状态。

再谈谈地方传说。本书的前五节与最后一节全属平舆、汝南一带传说，为平舆县文化馆1957年搜集整理，由程景周同志长期保存。对传说，学者往往以故事视之，谓不足为据。但是，古代的文献资料，有些部分公认是从传说去伪存真而来的，如黄帝、颡顼、尧、舜、禹、汤的传说，经过东周、两汉时期的整理，早已成为宝贵文献。因之，很多传说，又被称为口碑。对于陈大喜的传说，有些部分应该说是可靠的，它与晚清时期的文献所载很多都是一致的。如陈大喜随老泰山去阜阳，并在阜阳参加装旗打诨，与阜阳尚为捻党基地相符。陈大喜组织平舆街的穷人贩运私盐，并以武器保护，与晚清官府所谓的盐枭相符。其它，如陈大喜组织饥民抢粮库，吃大户和组织捻党群众建立棚子，在文献中也都有类似记载。因之，笔者对有关陈大喜的传说，酌选入书，不忍割爱。

河南是捻军的发祥地之一，在反清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搜集整理河南捻军史料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陈大喜是河南捻军的主要领袖，整理河南捻军史料，就应先从陈大喜着手。不研究陈大喜，整个捻军史料研究工作将有一个空白，对河南捻军与太平军、安徽捻军、湖北捻军之间的关系也将模糊不清。另外，太平军、捻军如何由阵地战转化为运动战也将缺少重要环节。因此，我编写了这本介绍陈大喜的小册子，作为其史料整理工作的初步尝试，以期收抛砖引玉之功。

编写者

一九八九年八月

注：

①《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卷十四，并见卷十五、卷十七。

②《捻军资料别集》一七《篁溪山房四种·同治元年七月楚军援豫解南阳府围》。

③《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④《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⑤《豫军纪略》卷六。

⑥《重修上蔡县志》卷一《大事记》。

⑦《重修上蔡县志》卷一《大事记》。

⑧《确山县志》卷二十《大事记》。

⑨《重修正阳县志》卷三《大事记》。

⑩《清宣宗圣训》卷一二。

⑪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四《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

⑫《重修正阳县志》卷三《大事记》。

⑬《豫军纪略》卷四。

⑭《南汝光道任内禀稿》十二月二十日禀。

⑮《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卷十七。

⑯《豫军纪略》卷十。

⑰《捻军史料丛刊》第一集《能静居日记选钞》。

⑱《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捻军资料零拾·腊月十一日禀毛昶熙》。

⑲《豫军纪略》卷四。

⑳《豫军纪略》卷五。

①《豫军纪略》卷四。

②《豫军纪略》卷四。

③《豫军资料别集》七《棠溪文钞·敕建威毅余公祠记》。

④《豫军资料别集》一七《篁溪山房四种·同治元年七月楚军援豫解南阳府围》。

⑤《豫军纪略》卷四。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平輿街 泰山收高徒	 (1)
第 二 章	破公桥 英名震皖北	 (5)
第 三 章	惩劣绅 冤状惊县令	 (11)
第 四 章	风雪夜 乔装惩盐巡	 (16)
第 五 章	抢富户 索粮汝阳城	 (21)
第 六 章	练雄师 平輿树义旗	 (25)
第 七 章	围汝宁 歼灭“赛虎营”	 (31)
第 八 章	取王霍 破敌大石桥	 (38)
第 九 章	悍固垒 浴血挫敌锋	 (43)
第 十 章	败张曜 渡淮下豫南	 (50)
第十一章	授军机 二次围汝宁	 (58)
第十二章	入武关 秦川闻噩耗	 (61)
第十三章	袭董寨 武装卫夏收	 (69)
第十四章	围南阳 巧计取四城	 (73)
第十五章	保乡土 英烈抗清兵	 (79)
第十六章	走桐柏 挫敌固县镇	 (85)
第十七章	联宗禹 豫南反“围剿”	 (92)
第十八章	越大别 连捷麻蕲地	 (99)
第十九章	牵牛战 歼灭“昌胜营”	 (104)

第 二 十 章	复雉河	转战皖豫鄂	(110)
第二十一章	战霸山	挥师围襄樊	(117)
第二十二章	援天京	英雄克厄运	(123)
第二十三章	踏百城	高楼惩顽凶	(131)
第二十四章	焚孔庙	帅星殒太和	(137)
陈大喜年表			(145)
豫南形势图			
麻蕲地区形势图			
枣襄连捷与李官桥会师图			